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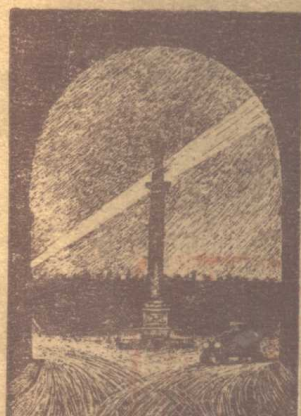
城与年

蘇聯文學叢書

斐定著

曹靖華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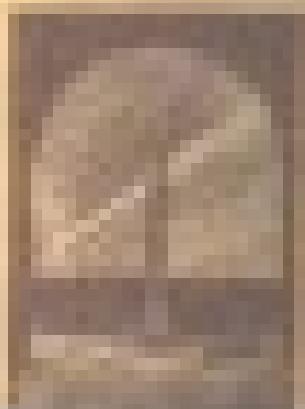


ГОРЬКИЙ 27 ГОДЫ

年5城

五城五十年
五十年五城
五城五十年
五十年五城

五城五十年
五十年五城



A
813.1
197

蘇聯文學叢書

城 與 年

著 定 斐
譯 華 靖 曹

8198

知新·書讀·活生

店 書 聯 三

122.S8.23K.P717.\$24.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一版

中國科學公司承印

上海造 0001 — 5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永 漢 路

天 津 濟 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普及本原序

G·柯列斯
著

城與年，『在這些奇異的，在這些驚魂動魄的年光裏，我們還沒來得及從這一小時裏醒悟過來的時候，另一小時可又把我們撞倒了，』裴定把戰爭與革命的這些年，描繪在這一部作品裏。

這一個線球，在讀者面前瘋狂的旋轉着展開來。第一章是小說收場的那一年。這兒寫着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安得列的死。這以後，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九一九年來到彼得堡的活的安得列。這兒接着是一連串的讀者不明白的事件。安得列帶着一封讀者所不知道的信，到了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人的家裏。一位神祕的石泰茵的出現，不但使安得列驚懼起來，而且使讀者也出了一身冷汗。後來安得列在十字街上碰到一個奇怪的女人，這女人竟是他的太太。

作者一跳就跳到一九一四年，從彼得堡跳到愛蘭，從俄羅斯跳到德意志，這麼以來，完全把讀者帶入迷魂陣裏了。

在那裏又是頭兩章裏那些人物。就是第一章裏槍殺自己的摯友安得列的那位古爾特。石泰茵就是中尉馮·舍瑞。取麗姐的地位而代之的是安得列的第一個愛人瑪麗小姐。

總而言之，一九一四年，是這部小說的開端。如果從這兒開始讀的話，一切的事件就依次展開

了。

豐盈的，一模一樣劃成小方塊的整個的德意志，在我們面前展開來。在那兒，『生活——這就是不要破壞了和諧』的那樣的德意志呵。

這兒，每天人們在一定的時間，都到羅塞南乘涼去。

男人們脫了上身西服，把帽子繫到背心的扣子上，拿着傘就走了。

他們從第一步起，脚步剛剛一開動，就脫了上身西服，把帽子繫到扣子上，於是一切都在和諧所容許的節奏和韻律裏行進了。

男子們是這樣的。

他們後邊和睦的跟着：妻子，女兒，岳母。統統都穿着白衣，帶着小提包和雨傘。

在前邊走的是兒子們：不戴帽子，穿着羅貝式襯衫，下襟束在短褲裏。

戰爭的粗暴的聲音，衝入到德國市民的這種恬淡靜穆的生活裏了：

「拿住，拿住，拿——住——吧！」

「號外！……」

「號……」

「……外！……」

「都看吧，看吧！」

「呵——呵！……」

「我說過了，我說過了！……」

「你看了嗎？」

「可是你呢？」

「可是你呢？」

戰爭把太平生活推翻了。戰爭把兩個朋友——俄國人安得列和德國人古爾特——變成了敵人。
古爾特把安得列看成『祖國』的敵人同他絕交了。

戰爭一步一步的把德國的和諧與幸福吞沒了。

作者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描寫了戰爭的後方。他憎惡戰爭。『戰爭是肉攪子』。脚一登上往前綫開的火車的那些兵士們，在他看來都是上斷頭台的人。

作者在這戰爭的恐怖裏，用卓越的藝術名匠的手腕，所描寫的地主貴族的德國的智慧，是如何的暗淡了起來。

把那些反戰的兵士們，都囚到一座無聲的，死氣沈沈的堡壘裏。有一天，一陣絕望的吼聲，從堡壘裏發出來，從鐵窗裏伸出來的他的一隻手，『在空氣裏，在陽光裏亂抓着，忽而藏到鐵窗後邊，忽而又伸到外面來』，這印象在讀者記憶裏是永遠不滅的。

表面上德國仍保持着自己的過去的面貌。處處表現着那種模範的秩序。政府用盡一切方法使自己的國民都閉死到那種愛國主義的狂熱裏。『分配給消費者的一切生產品，從藥房的瀉藥，一直到

鞍張鋪的馬套，都完全依愛國精神的方式發售的」。可是在這些秩序的後面，隱藏着日益激昂的反抗的情緒。

柏林放着活動西洋鏡，「投十枚普菲尼——你將瞧見戰爭」，對於真正看見戰爭的人，引起了猛烈的反抗。

通往充滿斷肢殘體的醫院的小路上，豎着牌子，上邊寫道：

只準自行車通行。

只準徒步通行。

只準騎乘通行。

可是一個人也不讓到那兒去，因為不能叫「心平氣和」的德國人看見真正的戰爭呢。

可是在音樂會上表演着『最新改良整形術』，表演着『從膝蓋以上切斷之腿，騎自行車上下樓梯』，『從手腕切斷之上肢，担任打字工作』，『從肘以上切斷之上肢，使用鎚，斧，耙，鎚，鉋和鋸』。

德國真是能發明呵！千千萬萬的工廠主，在戰爭裏都發財了。可是被毒氣侵瞎了眼睛的兵士們都醒悟了，飽經憂患的婦女都不能忍受了，革命在德國爆發了，瘋狂的羣衆把堡壘搗毀了。

作者有力的表現了戰爭的可怕，可是不會把革命的全部力量顯示出來。革命似乎輕輕的滑了過去，退到不關重要的地位。作者彷彿故意把革命從一個小城的窗子裏表現出來。德國十一月九日

的事變，表現在畢紹芙斯堡裏，而俄國的十月革命，在安得列回國的時候，却遁入到遼遠的像塞米都那樣的城市裏。當安得列到了大都會的時候，他首先看到的是飢荒與破壞。

安得列到莫斯科，在他面前出現的，是多麼可怕的一幅畫面。

『人們都好像可憐的子蜂似的，擁在野火的週圍』，『半裸體的女人，長着兩隻空布袋似的奶頭，在自己的襤褸的衣服上捉着虱子』，『產婦在小土屋裏大聲叫着，害傷寒的人在三輪車下說着胡話』。

『跨過那些灌了石灰的屍坑，跨過那些好像水陸兩宜的蔓草似的斷肢殘體，穿過那些哭泣，嘆息和呻吟，順着那散佈着死亡的大地——這是通到生的道路呵』。

革命後的莫斯科，這是『在教堂的穹窿下，慢慢的消去的駝背的陰影；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癩皮狗；路上的死馬；從人跟前，從廢墟跟前，跨過獸屍和碎石堆，大聲叫着，罵着，趕着馬的馬車夫……而在這一切上邊，是蔽天遮日，悲鳴着將亡的莫斯科的密雲似的烏鴉，而莫斯科在自己的土崗上，在最後的喘息裏捲曲着身子』。

作者這幾頁描寫裏，充滿着可怕的絕望。作者銳敏的觀察到戰爭的缺點，這是他的很大的貢獻。可是他用貧困與飢荒的瑣碎的細目，掩蓋了革命，這表現了同路人作家的近視，不明白階級鬥爭的深刻的意義與革命的偉大。

破壞，死亡，埋葬——這是作者心愛的題材。安得列跑到司令部裏領委任狀，在那兒首先遇到

的是一口棺材。馬上那位大學教授就死了，接着就是出殯和墳院的描寫。對人生非常樂觀的李本丁，竟被殘暴的匪徒絞死了。安得利自己也死到自己的朋友古爾特手裏了。而安得利給瑪麗寫的信，完全流露着致死人書的音調。

無怪乎對於死的感覺，是安得利所體驗到的最好的感覺。

每秒鐘是死，每一處凹地是死，每一個坑是死，每一根柱子是死，轉角處是死，直路上是死。

對於死與破壞的這種銳敏的感覺，在這部作品裏，淋漓盡致的表現了戰爭的可怕，而革命在這兒却顯得非常暗淡。

斐定對於革命的感受，這是怕血把自己的手弄污了的那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他承認這血，他崇拜牠，可是他怕牠。表現着知識階級對革命關係的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安得利，成了本書的主要人物，這並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對自己說：『我一生都盡力的想站到中心裏。你明白，我想叫世界上的一切事件都發生到我的週圍。可是永遠總是都把我沖開，把我沖到一邊去。』

所以把他沖到一邊去的，是因為他的一切注意力都過於集中到私人身上了。安得利的全部生活，就是在追求個人的幸福。戰爭，革命，這一切都從旁邊溜走了。參加勦匪，這也只是忘却自我，避免思索的一種手段而已。

緊閉到個人的窄狹的圈子裏，他把自己葬送了。

用不着慌張呢。沒處可慌張呢。都過去了——那些年代都一去不復返了，而且也都用不着了，那些人永遠

也不會像從前一樣的了，永遠也不會了，都過去了。往那兒去，反正都不是一樣嗎？往那去，去到去不到，反正都不是一個樣嗎？

安得列是不會鬥爭的。他不能感受革命的，因為這對於他依然還是那種戰爭，而他是憎惡戰爭的。他不會主動，他是被動的，甚至在戀愛裏都不是他先下手的：瑪麗是先到他跟前去的，麗姐是先引誘他的。

這種被動，這種消極，只在個人的小圈子裏這種對於人生意義的追求——是安得列走到死路上的原因。作者在作品的末尾自己承認道：「呵，如果就讓他往自己身上染過一點血斑，踏過一朵花的話，那我們對他的憐憫或許會擴大成爲愛，而我們也許不會讓他如此痛苦而渺小的死去呵！」作者這樣對於主人公的關係，似乎想把作者和安得列劃分開來。雖然有這種劃分，可是在對於革命的感受上，作者和安得列是有共通之點呢。安得列成了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這並不是偶然的。在這部作品裏，革命居於次要的地位，這也不是偶然的。知識份子對於革命的感受，成了這部作品的主題，而且這主題貫通了斐定的已往的全部創作，這些也都不是偶然的。

安得列，這是這部作品中寫得最詳盡的人物，他是知識份子最顯明的代表者，可是如果他死得嫌早，死得不自然的話，那麼，這部作品中的其他知識份子，那簡直都是一些活屍。

「現在咱們都是鬼肚子裏的稀粥。胃液消化着咱們，過後咱們就順着腸子蠕動着，順着十二指腸，小腸，大腸，腸蠕動着。咱們就是這些玩藝呵，」老頭子柴波甫這樣分析着知識份子。

這部作品裏的其他知識份子，都像『創過的木板似的』，那是一模一樣的。

古爾特是與衆不同的。他也是知識份子，可是他是處在另一種情況下的知識份子。中尉馮·舍瑙用最殘酷的手段剝削過他。如果戰爭與革命期間，在安得列的生活中最大的就是『愛』的話，那麼在古爾特就是『憎』。這使他們兩人截然不同了。這些年代把從前的民族主義者古爾特變成了革命家，而從前走在古爾特前邊的安得列，却出賣了革命。

可是作者筆下的古爾特，也不會擺脫了知識份子的習性。古爾特的友誼，是一種『神秘的東西』。共產主義在古爾特的概念裏，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意味。對於安得列的殺害，太像恐怖行爲了。共產主義者對於背叛革命的安得列，有別的方法呢。

作者似乎有意把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典型的代表瑪麗，作爲一個女革命家似的。她首先衝入到堡壘裏，往自己家裏的門上掛着畢紹芙斯堡兵士代表臨時蘇維埃的牌子，在往市政廳的通行證上，蓋着自己的私章。可是如果仔細對瑪麗觀察一下的話，那她的革命性，是含着一種冒險風味的。瑪麗不過是一個要如何便如何的任性的，狂妄的姑娘而已。

她童年的時候，登到三尼峯上，把附近人的魂都嚇壞了，她去找石侯爵夫人，陷到地窖裏。她從寄宿學校裏跟中尉馮·舍瑙私奔。最後，爲了到俄國找安得列，竟隨便嫁給一個俄國兵士，而在彼得堡一瞧見安得列跟前的麗姐，就突然的消失了，她消失得如此突然，就像她的出現似的。

在這部作品裏佔特別地位的是中尉馮·舍瑙的積極的反革命性。他肩負着自己的古老的貴族門

閥的重壓。甚至他對瑪麗的戀愛，也是爲了傳種接代出發的。『我想着自己的民族，想着牠的和自己的命運，於是我同瑪麗的結婚，對我就成了必需的了』。他感覺着過去的重担在壓着他。『像我這樣的人，我的祖父，曾祖父，歷史，早已都替我們決定了』。他中了妄自尊大的邪魔。他收買了古爾特的畫，他希望着將來當他一成名的時候，要做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庇護者。他熱中於權勢，想做一個領袖。他是『畢紹美斯堡一個卓越的人』。他的最卓越的地方，就是穿着那筆挺的制服。這位典型的德國軍官，這位在馬路上對於一個不會行敬禮的兵士，當場訓練得要死的德國軍官，他同千千萬萬不同的地方，就是從後腦窩到右耳上，有一道光澤的粉紅的傷痕。

在這部作品裏，同一切人物合不來的這位軍官，通過瑪麗同他們聯繫起來。瑪麗是他入到這部書裏的一道橋梁。輕浮的，狂妄的瑪麗，愛上了這位專橫的侯爵軍官。可是當她一遇見安得列的時候，瑪麗就把他當作外人了。

在侯爵軍官的孤獨裏，有一種被命運注定的東西。應當替他傳種接代的瑪麗，也離開了他，馮·舍瑙只剩了一個堂皇的爵位了。

作者對這位老貴族的苗裔，是很感興趣的。他本着自己的全付天才，來有力的刻繪這位貴族的內心的愚鈍和渺小。作者對馮·舍瑙的裁判，這是對將亡的封建主義的裁判，是對打着帝國主義旗幟的舊武人控制的德國的裁判。

可是作者輝煌的描繪了妄自尊大的邪魔的侯爵，沒有用同一的表現力和說服力，把真實的革命

象刻繪出來。

斐定的革命家的典型是失敗的。就好像他不善於描寫真正的革命一樣，他不會刻繪出活生生的真正的革命家。這些革命家在他的筆下，也是退到不關重要的地位了。這都是些次要的人物，在兩章裏出現了一下就消失了。

作品中唯一的一個工人，那就是匠人馬爾，在反戰的示威遊行裏，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因此得到廠方的感謝。誠然，過了幾年，他爲了反戰而被捕了，可是他的轉變，讀者是不曉得的。

塞米都的革命家們如郭洛梭夫，包克森等，都描寫得很無力。滿口對安得利談着革命天職的軍事黨代表，也是粗枝大葉的標語式的人物。

斐定很少寫無產階級，可是他很仔細的描寫了把自己的革命性閉死在愛國主義狂熱裏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者有聲有色的描繪了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人物——合唱之友社社員，理髮匠甘尼格。他火噴噴的演說着革命的意義及社會主義的偉大，同時代表理髮業公會及合唱之友社，對薩克森國王致歡迎詞，過後，他帶着狂喜的神情，對自己的朋友們述說着國王如何同他握手，如何稱讚他的嗓子。

甘尼格，這是從來慣於在左傾的辭句下作恭順奴才以及在帝國主義面前屈膝的社會民主黨的化身。

在這部作品裏，農人所佔的地位也是非常小的。這一羣農人都是沒有個性的。誠然，在這一羣

中間，有一個有聲有色的人物，這就是李本丁。雖然他的兩腿都鋸光了，成了一個可怕的殘廢人，可是依然抱着樂觀的精神。他甚至在自己的極悲慘的境遇裏，也能找出優點來。「可是我種菜有用呢。活重着呢，女人還受不了呢。可是對我算什麼呢？我的手可以入地半尺深，而且我連腰也不彎呢。好極了！」

這是一個積極的，有作有爲，引起一般同情的人物。可是他完全是孤獨的，環繞着李本丁的環境，同一般的農村一樣，作者是沒有把牠寫出來的。

斐定是都市的詩人。他不曉得農村，可是他懷着昂奮的心情，寫都市的一切的音響，寫聳入雲霄的大廈，寫汽車的笛聲。

斐定是一位偉大的文字巨匠。他長久的，慎重的，頑強的在文字上用工夫。他的形象，讀者不僅看見，而且可以聽見。

彼得堡的鐵屑，颼颼的剝落着，鐵屑在屋頂上擊得亂響着，沙沙的落到石街底下。

小小的響亮的脚步，在濕溜溜的石板路上嗒嗒的，進軍似的，歡天喜地的走着。

自行車的輪帶，在砥了似的白色的道路上，沙沙的響着，左右轉動的駛着。

作者不但善於繪聲，而且善於繪形：

一個老頭兒走了過去，他的上身向前伸着，兩脚踏到身子後邊有半步遠。他的脚用沈重的濕透的破布裹着，他後邊的人行道上留下的痕跡，就好像拖帶留下的痕跡似的。

都市的音律，表現在動力的風格裏。

在葛庫列斯廣場上，在噴泉的對面，有一道年久破爛和被薄刃厚背的刀子挖了些洞的沈重的門。

進到門裏了。後來上着樓梯——六十七級的樓梯，如果隔級一步的話，那就是三十四步。

如果你來的正準——按市政廳的鐘，晚上八點鐘，——第四層上的樓梯門就開着的。進到門裏了。走過了前室，一直走去。就在那兒呢。

大都市的這種匆忙，急迫，反映在這部作品的整個結構裏。這種匆忙與急迫，也正說明了若干事件的混亂與堆積。小說從收場開始，這也是加強行動速度的一種手法。

作者很少人物性格的描寫，我們是在行動裏認識了這些人物，我們不曉得他們眼睛的顏色，可是我們能瞧見了他們，在遇見的時候，我們就辨出了他們。

作者最愛的手法是對比。是整潔光澤的德國與混亂破爛的俄國的對比。是吉祥如意的後方與戰爭恐怖的對比。是革命力量與飢荒悽慘的對比。

作者常常愛用重複的手法。就像和唱似的，在全部作品裏，成好多次的重複着：『薩克森的女子是多麼美妙呵』。同麗姐的離別，完全同樣的句子，就重複了兩遍。『人在都市裏就好像守林人在森林裏似的』，在三頁中就重複了三遍。

緊緊的擒住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緊張的注視着小說事件的開展，使他們非一氣把全書看完不止，這表現了作者卓越的藝術手腕。

這部作品雖然在思想上有若干缺陷，可是牠有很大的藝術價值，牠是擁有廣大的讀者羣的。

我們非難作者不善於刻繪革命，不會看見真正的革命者，可是我們應該承認他對於資本主義德國的偽善的描寫，對於利用人民的愛國熱誠作投機的德國軍國主義者的嘴臉的刻繪，是輝煌的藝術的成果。

作者不了解革命，不能像出身於無產階級作家那樣把革命表現出來。他也不能這樣把牠表現出來，因為他本身是一位藝術思想在革命前就形成了的典型的知識份子。